

于无声处

四幕话剧
宗福先编剧



群众出版社

于 无 声 处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61千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0.21元

编 者 的 话

为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高唱颂歌，上海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象万里晴空的一声响雷，轰动了文艺界，获得广大观众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将《于无声处》以及评介这部作品的文章：《写在〈于无声处〉发表的时候》（代序）、《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推荐话剧〈于无声处〉》、《寒凝大地发春华》汇编在一起，献给公安保卫战线的读者。

今后，我们将继续选编一些优秀文艺作品和公安战线业余作者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此外，我们还计划编印一些可供参考或批判的文艺作品，以供广大公安干警阅读研究，提高认识水平和鉴别能力。读者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随时告诉我们。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写在《于无声处》发表的时候（代序）……宗福先（1）

于无声处（四幕话剧）……宗福先（5）

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66）

推荐话剧《于无声处》……《解放日报》评论员（82）

寒凝大地发春华……王家熙（85）

写在《于无声处》发表的时候（代序）

宗 福 先

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清明节的第二天，我偶然地遇见了一个刚从北京来、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从他嘴里我才知道这些天在天安门广场上，首都人民为周总理举行了世界上最庄严、最圣洁的祭奠。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

我们站在北站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咬牙切齿地痛骂当时的《文汇报》。他说：“这次有人说我是‘跳出来了’，是的，有人反周总理我就非‘跳’不可！我是准备豁出命来干了。这是我拿自己都没办法的事。而且，看来这次是要流点血了……”当时，他和我都还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残酷镇压，这样的流血事件，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发生了……

他知道我想学习创作，临分手时说：“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可是你要加倍地注意观察。越是在这种时候，各种人的真实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充分，你把他们全都记下来，将来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

就在他离开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晚上，“四人帮”把他以及千千万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泪悼念总理，洒血讨伐奸雄的群众统统定为“反革命”、“暴徒”。

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在“四人帮”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在一片沉默之中，我怀念着远方那个连地址也没留下的朋友，反复回忆着他那几句朴实简单的话，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终于，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十月的惊雷！

那几天，走在欢腾的游行队伍里，站在欣喜若狂的人海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人民是总归要胜利的！这就是我写《于无声处》的最初的所谓创作冲动。

我还想试着写一写我周围的、我所接触过的、我所听到过的那些人，朋友、亲戚、同学、同志，他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意志、愿望、思想、感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每个人的心里，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掀起了怎样的风暴啊！确实，它洗净了革命者的灵魂，也冲去了各类小丑脸上的油彩。生活中有那种经受了非人的折磨、被“四人帮”开除了党籍以后，仍然对党抱有坚定信念的老干部，也有为了保官、保命不惜贩卖自己亲人的败类；有一些人被迫可怕地折磨自己，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愤懑，也有一些软弱的人从斗争中锻炼得勇敢坚强……不论是几十年的患难夫妻，还是青梅竹马的对对恋人，人们的信仰，人们的道德，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感情，一切的一切，全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的人在考验中堕落，更

多的人在考验中觉醒和成长。

我是多么想用自己幼稚、笨拙的笔把这一切统统写出来啊！

粉碎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我这个青年工人才有机会读到许许多多老前辈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学习了曹禺同志的剧作之后，我一直向往着能不能象小学生写描红簿一样，试着学学他的创作手法：利用人物、时间、地点的凝练和集中来细致、深入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冲突，通过家庭矛盾这个侧面来反映丰富、深刻的社会矛盾。

于是，我写出了这篇习作《于无声处》。

从初稿出来一直到排练、演出、再修改，得到了各方面领导、老师和同志们的关怀、扶持、鼓励、帮助。可以说，这个戏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我想，只有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才能得到如此众多而巨大的“外援”。这一切，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剧本现在还有许多毛病。例如：有的人物形象还不够鲜明，准确，甚至还有较大的矛盾；概念化的、带有帮腔帮味的东西还时有出现；结构上没有做到有张有弛，该松的地方松不下来，该紧的地方就紧不上去，平了；有些地方人物上下场太多太碎、且不合理；第四幕戏散了、乱了……这些都还有待于在各方面老师、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实践中认真修改。发表这个很不成熟的演出本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努力把这把投向“四人帮”的匕首磨得更快更亮！这是我的心愿。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严肃地给我“敲木鱼”、“泼

冷水”，要我力戒骄傲的同志们。确实，在我初学步的时候，不仅需要老师们在艺术上的搀扶，更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关怀、爱护。今后的路还长，我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踏踏实实地往前走，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

于无声处（四幕话剧）

上海热处理厂 宗福先

出场人物

刘秀英——女，五十二岁，何是非之妻，退休的小学教师。

何是非——男，六十岁，某进出口公司革委会主任。

何 为——男，三十四岁，何是非的儿子，某医院外科医生。

何 芸——女，三十岁，何是非的女儿，市公安局干部。

欧阳平——男，三十一岁，北京郊区某小吃店服务员，何芸过去的朋友。

梅 林——女，五十八岁，遣散回乡的老干部，欧阳平的母亲。

时间和地点

第一幕 一九七六年夏初的一个上午——何是非家的客厅里。

第二幕 当天下午四时。——景同第一幕。

第三幕 当天下午五时。——景同第一幕。

第四幕 紧接前幕。——景同第一幕。

第 一 幕

〔一九七六年初夏那些几乎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一个闷热的上午。

〔何是非家的客厅里。

〔这是一个独幢的花园楼房。房间里布置得略显豪华而又不俗气。有长沙发、大书柜、钢琴、落地风扇及其他布置得体的家具。舞台左侧有楼梯通往楼上。楼梯前是一条走廊，通往何芸的房间。舞台右侧有一扇门，通何为的卧室。前方也有一扇门，通往厨房。舞台正中是大玻璃门，通向外面花园。

〔正是江南“梅雨”季节。连日的阴雨，今天好不容易才住了一会儿。但重重迭迭的浓云依然把天空堵了个严严实实。屋里蒸热难熬。

〔幕启。

〔钟声打十点。

〔刘秀英打开玻璃门，外面传来知了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叫声。刘秀英是个小学教师，一辈子都在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教导孩子们要学好，要做正直的人。她自己，也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从来不会说谎。她性格软弱、温顺、特别对何是非从来都是百依百顺。她爱何是非，崇敬何是非。但是，近年来她却时常会一个人发呆，有时说

些谁也听不懂的疯话，并且动不动就哭。问她，她什么也不说。谁也猜不出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认为她有点精神失常了。终于她因病提前退休了。她本来就是是个不爱说话的人，现在变得更是沉默寡言了，默默地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里转着，为丈夫和子女操持家务。

〔现在，她听完了沉重的钟声，又呆住了。

〔楼梯响了。

〔下楼的是何是非。他比刘秀英大八岁，但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乌黑的头发，红润的脸膛，精神饱满，一望而知保养得极好。他身材适中，微微有些发福。举止稳重矜持，说话细声慢气又很自信，显然是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人。解放前他是外国洋行里的一个小职员，生了肺病被一脚踢出。多亏他的邻居，一个地下党负责人的接济，他才治好了病。从此他开始靠拢党，一九四九年初入了党。解放后，一直在外贸系统工作。

〔此刻他拿着一瓶贵州茅台和一瓶金奖白兰地下楼了。

何是非 秀英！……又发呆了。唉，家里现在是多顺心的日子嘞，就是你……

〔刘秀英呆然不语。

何是非 秀英，这两年你心里到底有点什么不痛快？告诉我嘛！这辈子，多苦多难的日子咱们俩都一块儿过来了，今天，你还有什么心事不能跟我说呢？

〔刘秀英十分惊恐。

何是非 （长叹一声）孩子们呢？

〔刘秀英摇摇头。〕

何是非 （向走廊）小芸！小芸！

〔无人应声。〕

何是非 又跑出去了？她的事她自己倒袖子一甩，什么都不管，——大为！大为！

〔何为从自己屋里出来。他是个外科医生，曾被认为是个有希望的青年，但现在他却变得懒懒散散，几乎对什么事都认真不起来了。此刻，他的衣衫下摆半边塞在裤子里，半边吊在外头，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拿着把大蒲扇，穿着拖鞋踢踢沓沓地晃了出来。〕

何 为 爸爸。

何是非 （讽刺地）大少爷，你也动弹动弹，别净看着你妈一个人忙。

刘秀英 他有病，让他歇着吧，我来。

何是非 你就别向着他了，过去你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嘛！——有病？什么病？思想上的病！对革命事业消极怠工！外头火热的阶级斗争不去参加，成天晃晃悠悠，什么正经事也不干！

何 为 （晃着手里的书）我正在研究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推荐的世界名著：《飘》，这可是最正经、最最正经，最最最正经的大事！

何是非 〔怒〕你——

〔何为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何是非 （对刘秀英）你去准备饭菜吧，都十点多了，再磨

赠客人就来了！（上了楼梯又回过身来）你好好看看你自己，还有点革命青年的样子吗？！（上楼）

〔何为往长沙发上一躺，捧起了书看着。

〔楼上传来何是非的声音：秀英，秀英！

刘秀英 啊！

〔楼上何是非的声音：的确良白桌布你搁哪儿啦？

刘秀英 大衣柜左边下头。（走近何为）大为，别躺这儿，回头你爸爸又该发脾气了。

何 为 发脾气也活该，谁叫他生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

刘秀英 大为，你妹妹今天来的这个朋友，人好不好？

何 为 妈，您这话问了我足有二十遍了！我告诉您了，根据报纸上官方介绍，他是天底下头等大好人，浑身上下毫无缺点，连肚脐眼都没有。

刘秀英 不知道他老实不老实？

何 为 老实！老实极了！是上海文攻武卫的这个（伸大拇指），专管抓人杀人！

刘秀英 啊？！

何 为 不过，妈，您可千万别怕他，因为据说谁怕他谁就不是好人，好人都不怕他。爸爸瞧着他 就 挺 顺 眼 嘛。哎，对了，这事你问爸爸去，这个女婿是他找来的。（翻身看书）

刘秀英 他找来的？不行！小芸！小芸！

〔何芸从走廊里上。这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脾气温顺的姑娘。她的生活经历很简单，中学毕业后分到了农场，以后又调到市公安局。她的思想方法简

单，幼稚；但是，她毕竟不是一个卑下的人，她不能无视斗争的现实，在一九七六年那样严酷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事实面前，她陷入深深的，不可解的矛盾之中。她在认真地思索，她在顽强地探求，但她还没有得出应有的最后的结论。今天，她更是心事重重，因为，她面临着生活道路上另一个重大的抉择。

何 芸 妈！

何 为 你在里头？爸爸叫你你装蒜？

〔何芸不语。

何 为 （发现她眼圈有点红）大喜的日子怎么掉眼泪了？
唉，未有抗婚志，空洒泪千滴。

何 芸 （怒）哥哥！

何 为 （也突然生了气）我要是你，就等欧阳，找欧阳，到处去找他，决不理那个唐有才！

刘秀英 小芸，我不准你理那个姓唐的！不准，不准！（使劲儿抓住何芸摇着）

何 芸 妈妈，你怎么了？（慌忙把刘秀英抱住，搀到沙发上坐下）哥哥！你跟妈妈胡说了些什么？

何 为 我？替你夸了半天女婿。——哼，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瞧，《飘》Gone with the wind，随风飘荡。（下）

何 芸 妈，您别听哥哥瞎说。

刘秀英 那个人不老实！

何 芸 那个人我也不认识，可爸爸说 he 好，大概，还可以吧。

刘秀英 不，你爸爸——他，他不会看人！

何 芸 妈妈，您又说胡话了，爸爸还能连个人都看不准？

刘秀英 孩子，你不懂啊！

〔何是非拿着桌布和一个小镜框下楼。

〔刘秀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慢慢地站起身来，呜咽着进了厨房。

何是非 小芸，你刚才到哪儿去了？（把小镜框放在书柜上，调整了一下角度，欣赏着，回过身来发现了何芸红红的眼睛，明白了，片刻）小芸，过来。

〔何芸顺从地和何是非一起在沙发上坐下。

何是非 今天唐有才来，你有什么想法？

何 芸 没有什么想法。

何是非 家里人这几年对你的事关心很不够啊。你哥哥这个人自私透顶，光顾自己，你妈呢，偏又得了神经病。当然，主要责任还在我……耽误了，拖到现在，你都三十了。

何 芸 爸爸，别说了。

何是非 （站起来把桌布铺好，突然回头问何芸）你是不是心里还有点扔不掉——欧阳平？

何 芸 爸爸！

〔何是非探究地注视着何芸，何芸把眼睛避开了。

何是非 是啊，你从小跟欧阳一块长大，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当初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孩子。可是后来，他做得太没有良心了。

何 芸 （站起，胸脯激烈地起伏）爸爸，别说了！

何是非 该结束了！九年前，不是他无缘无故地把你扔了的

吗？九年来，你到处打听他的下落，等他，找他，可他呢，居然忍心连一个字都不给你，石沉大海，无影无踪……

（何芸走到钢琴前坐下。

何是非 小芸，爸爸不是存心揭你的伤疤，这笔账，该了结了！休将往事常思念。剪不断，理还乱！你干脆想想透吧。——至于说唐有才这个人，出身好，根子正，在路线斗争中嗅觉灵敏、立场坚定，听说，中央首长对他很器重的哩！

何 芸 可是，有人说……

何是非 社会上人多嘴杂，说什么的没有？他是上海民兵的负责人，专抓阶级斗争，社会上难免有些人对他恨之人骨。其实，历史上哪个法家不挨骂？这个人前途无量啊！这一点特别在今天，咱们应当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何 芸 今天？不，爸爸，今天我是什么都糊涂了，什么都看不清了！爸爸，我一直想好好和你谈谈……

何是非 那好嘛！其实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风云变幻的一九七六年啊，谁没经历过一番矛盾、痛苦的思想斗争呢？我相信，我们一定还能象过去一样，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可今天，你还是先见见唐有才，好吗？

〔何芸沉默不语。

何是非 小芸，爸爸总不会坑你一辈子，这你还不相信？

何 芸 相信，爸爸！

何是非 相信就好，当然，我也不勉强你，今天先认识认

识，以后接触多了，就会相互了解了嘛。实在不行，咱们再商量，好吗？

何 芸 （片刻）好吧。

〔刘秀英拿着个醋瓶子上。

何 芸 妈，买醋？我去。

何是非 还是让你妈去吧。——好好，我去，我也劳动劳动。你们在家快点准备吧！

（下）

何 芸 妈妈！——（突然搂住刘秀英）妈妈，你说，欧阳和梅伯母，他们现在在哪里？

刘秀英 我老梦见，他们都死了，都死了！

何 芸 （恐怖地）妈妈！（伏在沙发上哭泣）

〔刘秀英抽泣着进了厨房。

〔片刻，何芸走到钢琴面前，下意识地弹了一个简单的乐曲，空中响起了九年前欧阳平轻柔的声音：小芸，来，唱个咱们俩喜欢的《红梅赞》，我唱，你伴奏，好吗？突然她坐下来弹起了《红梅赞》，在乐曲里，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

〔欧阳平风尘仆仆地从中门提着两个旅行袋上。他黑黑瘦瘦的，两眼炯炯有神。这是一个饱经风雨的人，已经完全洗脱了身上的学生气。表面上他是一个很沉静的人，感情不大外露，但内心却永远燃烧着革命激情的烈火。他象石头一样的坚硬、顽强、实在。

〔听到那熟悉的、扣人心弦的、略微带了一点哀伤的乐曲声，他呆住了。望着小芸的背影，激动地听